尤未觉醒, 夏天的风

水格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尤未觉醒，夏天的风/水格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0244-512-3

Ⅰ．尤…　Ⅱ．水…　Ⅲ．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1205 号

作　　者：水　格
责任编辑：张　晶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　　址：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710×930mm　1/16
印　　张：16.75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44-512-3
定　　价：24.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夏天即将过去

夏天终将过去

这是一个礼物　给每一个不朽的少年

人间森林 | 自序

王菲在慵懒地唱：

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
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
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年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每一个旋律，写下的每一行字，似乎都在闪着光，潮湿的空气里到处都是甜蜜的忧伤味道。

把喜欢的人的名字、能读到热泪盈眶的句子用心地写在日记本里，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对着月光轻轻默念。

然后，胸口泛起了微微的疼痛，而眼角也慢慢地凝满了水光。感觉整个身体像是被浸泡在水中，每一个细胞都吸纳了很多水，聚在一起，你觉得像是有什么冰凉的东西涨满了你的身体。然后力量跟勇气一并回到你的身上，在无人的角落，在天光走失的夜晚，在喧闹的教室，也或者某个人的肩膀上，你放肆地大哭一场。

年少时那些无辜的伤痛和委屈，沉沉迫近。

铺天盖地的白色卷纸、无法靠近而又具有吸人魔力的暗恋对象、隔壁班那个老是找你麻烦想在放学路上揍你一顿的坏蛋、错过的某个明星的演唱会、让你蒙羞的老师、

父母以及茫茫不知所终的前途……如果这些都算做你的“麻烦”的话，那么——

世界这么大，每个角落都有事情发生。就好比你眼前所见的黑夜，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却是白昼。所有的黑暗与绝望皆是相对，所有的终结皆是开场，所有的忧伤也皆是你漫长生命时光中的浪花。那些在我们看来比天还要重大的事，在经过了之后也不过尔尔；那些我们以为可以念念不忘的人与事，竟在一转身之间面目全非。你在长大，你并非不知道——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
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

这些记录青春的文字，它们是一个一个发光体，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散发出强大的光亮，照耀着我们朝着黑暗的时光隧道里一去不返的仓皇的少年背影，请你踮起脚，努力张望，挥手告别。

如果你在读到它的时候正在悲伤哭泣，那么但愿你会懂，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也有人会愉悦地微笑。

悲伤从来不是这个世界的核心。

请你快乐地长大，即使是泡沫，也做最坚强的那一个。

王菲在慵懒地唱：

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倒　带 01

倒带

从北京去往福建的长途火车上，我关了手机，跟同伴们打牌、吃零食、讲笑话……一派轻松模样。到了长汀，在酒店里吃饱喝足就约了几个人上街转转，被笼罩在巨大黑暗中的光芒斑斑点点洒在夜色里，从哪个弄堂里传出唢呐的悲调来，我莫名有些恐惧，拉扯身边的同伴要回到酒店里去。然而尚未回转，送葬的队伍赫然眼前。

那个晚上我站在南方小城呼呼的风中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

“你怎么关机啊？”

“……我在漫游。嗯，后来手机在充电。”

“我打你电话两三天都没通，急死人了。”

“家里有事？”

“没，那个……”妈妈欲言又止，“……就是小航出事了。”

“呃？！”

“车祸，现在医院里抢救。”

“……”我突然觉得南方的冬天格外寒冷，忍不住哆嗦着嘴唇，“妈……很严重吗？”

“未必能活下来，小航说想见你。”妈妈吞吐着提出她的想法，“要不你回来见小航最后一眼吧。”

那时候，我觉得整个冬天的重量叠加在一起朝我砸来。

轰隆隆的倒塌声中，灰尘四散腾起，我看见十七岁的小航站在雾气中朝我露出淡

淡的笑。

仿佛当年他扶着我的肩："小七，你一定要好好的啊！"

言之凿凿，仿佛他是我的长辈。

好像高中还没有开学，小航的名字就已经如雷贯耳了，生了一副白面书生的好看脸孔，却是个打架的好手，家境也算殷实，父亲是公安局的副局长，母亲是医院里的主治医师。如果非要说我跟小航有什么交集的话，那么就是从小体弱多病的我不止一次因为肺炎被送进医院，因而认识了小航的母亲，那时候开卡车的父亲还在，会遵照母亲的吩咐，从千里之外的城市带回些土特产专门送去医院给小航的母亲，感谢她对我的照顾。因为这层关系，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见过小航。

我读小学时候住院的某个下午，因为小航妈妈有急事要出去，小航被托付给我的母亲照看，那天母亲破例没有吃医院食堂的饭，而是带我们俩去了医院对面书店楼下的小饭馆，还很大方地点了红烧鲤鱼。之所以记得很清楚，是因为那次小航被鱼刺卡住了喉咙，他疼得眼泪在眼睛里可怜巴巴地转来转去，反倒是旁边的母亲手足无措，害怕来自对方家长的指责，最后掉下眼泪来。

小航还只是跟我一样六七岁的小男孩，他聪明绝顶，知晓我母亲的难处。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很有担当地拉起我母亲的手安慰她，没问题，可以请教医生。

母亲这才如梦初醒，带着小航去找口腔科的医生，帮助取出了卡在喉咙里的鱼刺。

跟小航的果断智慧比起来，我全然是另外一副模样，喜静，不爱说笑、打闹。也没有他那么讨人喜爱。小航送了我一本郑渊洁的《故事大王》，他说，你那么爱看书，将来当一个作家吧。

那是十五年前，小航送我礼物时随意说过的一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往来，虽然初中时也几次被送进医院，但却再也没有见到小航，偶尔会从母亲那听到一些关于小航的新闻。

大多数是小航这孩子很爱打架，临近毕业时还曾一板砖拍在了老师的额头上，鲜血横流。

诸如此类的。

以及他母亲见到我时的夸奖："要是小航像你一样叫我省心多好……"说着，手在我的头顶抚过。我没有声息。没人知道，我会在那时有些莫名地羡慕小航的恣意纵横。

高中我们进入了同一所学校，区别在于我是用三年的寒窗苦读换来的，而小航靠那烂得有些掉渣的成绩是绝对不可能进入这所学校的，但好在他家里还算有钱。

开学第一天老师点到小航的名字时，我看见一个白衣少年安静从容地站起来，跟他母亲口中那个飞扬跋扈的不良少年全然是另外一番模样。军训的时候他也表现得一丝不苟，有一次我递水给他，他非常友好地笑，并称自己是干人，不需要水也能坚持三天。放下这个话题后，一本正经地问我怎么不找他讲话。

"讲什么？"我有些愕然。

"难道你忘记小时候我们就认识的？"他一脸的遗憾，"要是这样的话就……"

"我记得。"赶紧抢白。

"你好像跟小时候一样不怎么爱答理人。"他有些自以为是地总结道，然后拍着我的肩说，"只要在这所学校里，要是有什么人欺负你，你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我咧开嘴笑，一定是很傻的样子。

"不会有人来欺侮我了。"

而这仅仅是一个交叉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我们的生活并未就此有什么叠合，好像是沿着各自的轨道渐行渐远。小航自有他的朋友圈，呼风唤雨，颐指气使。好像在那样的年纪，让我们羡慕的同龄人，除了可以考得一手好成绩的人之外，还有另外一类人，球打得漂亮了，人长得超拉风了，又或者，擅长打架，所谓的不良少年。

小航属于最后一种。

我曾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两把刀具，也曾见他把一个高二的学长踩在地上踢得满脸是血。那一架打完，他看见站在不远处愕然的我，恢复了平时的样子，朝我招手微笑，像是半开玩笑地问我："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苍茫的暮色中，绿色的校服套在身上有点傻。他垂着头沉默不响地走离了我的视线。

那一刻，我看见收敛了嚣张跟霸气的小航。

在每次考试前，小航把我叫到教室外边，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帮忙。

我说没问题啊。（我不知道如果我说对不起我没时间的话，他会不会动手揍我。）

他就把考试要用到的四张粉色答题卡全部塞给我，要我帮他答客观题的部分。而且嘱咐我适当要错几个，否则太假了会被老师发现的。

狡黠的笑。

那是高一，我被功课和疾病打得节节败退，土得掉渣，留着灰头土脸的可笑发型，除了每天把头埋在课本里之外，我好像什么也不关心。

包括身边的女孩子。

后桌的女孩叫涂涂，她是聪明的女孩子，皮肤白皙，面庞玲珑，可爱得像是一只小兔子，非常安静地藏在草丛里一动不动。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没心没肺地跟她说笑聊天，然后会在遇到解不开数学题的时候转身去请教她。大多数时候涂涂是不厌其烦地耐心地讲给我。后来我就不再向涂涂请教数学题了，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自己可能有点喜

欢上了她。

“喜欢”两个字还是很难说出口的啊！

我无法像班级里的某男生在吃完午饭后牙齿上还沾着韭菜花子就大声跟一个女生嚷着“我好喜欢你，我们交往吧”之类的话，搞得全班学生哈哈大笑。那个女生被气哭了，最后闹到老师那里去，某男生也自然被叫去教训了一顿。

是跟他一样的喜欢吗？

我准备了好久。

嗯，准备表白。

对着镜子里练习了很长时间，什么样的笑容不做作，露几颗牙齿不恶心，笑到多久肌肉才不会抽筋，我煞费苦心。终于有一天跟在涂涂的身后，从操场一直跟到教学楼一楼的复印室，涂涂在那取了一些卷纸出来，看见我站在门口便露出欣喜的表情。

“呐，帮我把这个拿到教室啊！”

“……”我没响，接过卷纸。

然后涂涂就上了楼梯，我也不响地跟在后面。

好了，最后我停在了女洗手间的门前（……），来来往往的人看见我都露出匪夷所思的眼神，这个男生想干什么，想冲进女厕所犯罪吗？

而我脑子里尽是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响，脑海里的风暴已经将我的思绪冻结了。

一直到涂涂从洗手间里出来看见木然站在门口的我。

她捅了我一下：“你跟我到这干什么？”

“表白。”

“什么？”涂涂肯定觉得耳朵出了问题。

“有人要跟你表白。”

“啊？”

有人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转过身，看见了小航。他说：“小七我终于找到你了。”原来，母亲来学校找我，在学校门口遇见了小航，托他叫一下我。转身的瞬间，我眼角的余光捕捉到涂涂眼睛里泛起的明亮光芒，只是那顾盼生辉并不是因我而生。

爸爸连同他的卡车搭从青岛前往大连的客船，在海上遭遇台风“蔷薇”遇难。而在上船之前，他还在电话里讲要给我带山东淄博的风筝作为生日礼物送我。可是……

隔着学校的铁栅栏大门，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支撑不住瘫倒在地。

那是记忆里的中学，冗长苦闷的青春期，右臂上缠绕着黑色的布条，母亲绣上的“孝”字工整细致。我埋在书本里无端地会掉眼泪，尽管我深知男生爱哭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却不能自制。一直到有一天，自习课上伏在桌上的我被小航拉出来。

逃课。

类似路边大排档一样的小店。

小航请我吃烧烤、喝白酒，喝到最后我趴在地上呕吐，像是把所有的事都忘了，忘了我是谁，忘了回去要怎么跟老师交代，也忘记了父亲的去世，只是耳边一直萦绕着小航的话。

“小七，你一定要好好的啊。”

年少时说过的那些话，要做好朋友，要不离不弃，要考同一所大学，要永远在一起。

或者，要当特警以及要当作家。

小航带我回去的路上，我跌倒在雪地里，站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裤子从脚踝处撕

到了大腿处，露出了里面红色的保暖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

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站在寒风中的涂涂。

好像一下就清醒了，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让涂涂看到更美好的自己。

小航扶住我，朝涂涂喊："是老师派你出来擒我们回去的吗？"

"不！"涂涂的回答铿锵响亮，"我是逃课出来的。"

晚上挑灯夜战，数学题把我难到七窍生烟，忍不住给涂涂挂了电话。

"在做什么？"

"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啊？"我伸了一个懒腰顺口问道。

"那天……"涂涂顿了下，而我的那个漫长的懒腰还在继续，"你跟我说表白什么的，怎么回事呀？"

"……"我的懒腰戛然而止。

"喂——"

"……"

"喂喂喂！"

涂涂和我穿得毛茸茸的跟两只熊似的并排挂在单杠上，前后晃悠着，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话。无非是班级里的八卦。

"你跟小航好像关系很好啊。"

"一般啦。"

"可你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啊。"涂涂眉开眼笑的样子，"小航是那种很 man 的男生。"

她跳下来，在我面前摆出大力水手的姿势，我笑喷了，从单杠上掉下来，盯着涂涂的脸蛋，好看，嗯，真是好看啊！就在我心猿意马的时候，她突然说：“昨天晚上小航打架了，你知道吗？”

“他经常打架啊！”

“他昨天有为我跟人打架啊！”

“……”

“昨天在公车上有男生欺侮我，他就在车上跟人打起来了。”涂涂三言两语解释完。

“那你没谢谢他？”

“要怎么谢呢？”

“……”

“小七，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吧。”涂涂一脸期待地看我，而我的心就仿若被挖出来，裸放在这零下三十度的冰冷空气中，被寒冷撕扯着慢慢冻成僵硬的一团。

“嗯。”

“那你帮我向他表白。”涂涂的脸被烧红了，“你也一定不会拒绝的，是吧？”

后来。

平安夜，天还没黑，整个校园里就被惶恐的甜蜜围拢着。学校周围的苹果简直要脱销了。水果店的小贩简直要把嘴巴咧到腮帮子后边去了。

好朋友们三五成群，相约晚上的活动，忍不住在上课磋商研讨。新来的语文老师发起了脾气，叫走了涂涂，甚至惊动了班主任，一直到把涂涂弄哭。

可是我却不知道——

我被小航拉着出去看他打架。

男生甲是小航的朋友，正在跟女朋友闹分手，那女生就说男生甲，“那你从这跳下

去吧！”那是顶楼跳台，往下到一半的第三层有个夹台，男生甲不是大脑抽筋就是对女友至死不渝，他想都没想就纵身一跃，跳了下去，结果很惨地摔成了骨折。这还不算，因为摔在三楼那么高的一个夹层那里，既上不去也下不来，惊动了学校，最后是119的消防战士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因为医药费的问题，学校跟双方家长吵得不可开交。

小航要替朋友出气就问了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那个女生另有新欢，叫男生甲跳楼也是他新男友的主意，于是小航就要修理修理女生的新男友。

以前经常看到小航叼着烟头。

那次我才知道小航其实不抽烟，叼着烟不过是他耍酷的姿势罢了，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他要打谁就把烟头按在谁的胳膊上。

小航结束战斗回到学校的时候，涂涂一个人趴在教室里哭。

校园里充斥着硫磺的味道，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小小的烟花，在夜色里摇晃着，喊叫、嬉戏、追逐，有很多情侣借着夜色的掩护牵起了手，好像是非常幸福的样子。

我拿着一个青苹果，攥在手心里，在头顶盛开的巨大烟花里，慢慢地蹲下了身。

非常、非常难过。

就像是《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的莲见，在电影的最后，那个十四岁的白衣少年出现在演唱会场外的大屏幕前，与巨大屏幕上的莉莉相比，莲见是那么弱小、那么可怜。

那么让人想哭。

空荡荡的广场上吹过来寂寞的风。

偶像的歌声擦破云朵贴着苍穹朝天外飞去。

而莲见那个时候就做好了决定吧，把匕首插在青苹果上，然后捅进星野的身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